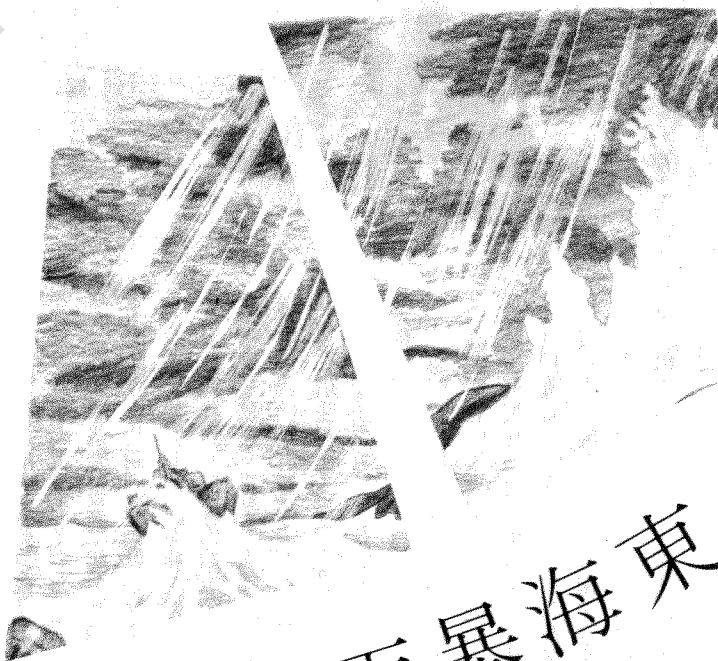


憶舊游之五

·舊侶·

一九七二年六月某天



東海暴雨阻行程



任誰也忘不了七年前本港遭遇的那場自然災害，一連幾天劇烈的暴雨，沖刷着土質不穩的山坡，使旭和大厦像骨牌似的傾坍下來，幾十個生活優裕的人，一下子被掀倒在數以噸計的泥石之下，這就震動了整個半山區，此後幾天，大約有三五十座信心不足的類似大厦遷居，形成了一個特異的，衣香鬢影的逃亡潮，配合着石隙中的呻吟聲和烈日下的臭味，叫人禁不住悚然，災害的魔掌當然更不會放過窮苦者，官塘一塊安置區，上面的護土牆塌下，又有幾十個人混和在敗垣破木之中，其實這不過

是災災大者，那幾天，在空前密集的兩點衝擊之下，灣仔，九龍城，還有其他角落，坍塌破屋的事不知凡幾，災害的氣氛緊扣着每個港人的心，雖然事隔多年，它已像雲烟似的逝去，但只要一提起來，便又歷歷如在目前，至於我爲甚麼要將它寫在這裏呢？原來那是個星期天，我們正隨隊作東海之遊，行程儘管受阻不能按計劃完成，但因為它和「六一八」這個災難性的日子掛上鉤，就顯得大不尋常，值得一記。造成這般巨大災禍的雨，其實不過下了四天，週四適逢端午節，從電視螢光屏上，可以

看得出雨絲風片，影响着龍舟競渡的健兒，當晚狂烈的雷雨聲驚醒夢中人，週五整個上午狂風暴雨，天色黑得像入夜，下午雨稍停，晚間又大大的下一場，每個旅行隊都在爲銷票的事放心不下，有些索性罷遊停售，週六天氣惡劣尤甚，清晨隆隆雷聲，閃電染紅天際，顯示出不尋常的色調，近雷震得人戰慄，雨勢之大，簡直蓋過了街上其他一切聲響，又一個上午在天翻地覆中過去，不料晚上却月影朦朧，給予人一絲希望，天文台則仍舊播送着叫人灰心的消息，還有到處傾屋坍泥，災難之象已成，這

無論如何不宜海遊，但隊方有他的苦衷，主要是船家不肯改期，行友們則捧着票子在發愁，這三方面糾結在一起，足以說明攪旅行隊是多麼麻煩，只有口頭訂位的人可以輕鬆的安排自己的節目去了。

週日早晨，雨沒有下，天上則懸掛着更爲濃厚的雲幕，看來隊方決心按計劃進行。九龍城碼頭欄杆邊，零星的聚得三幾十人，愁眉苦臉悵望跑道末端破空而起的飛機，轉眼穿雲無踪，留下來的淒厲長嘯，似乎暗示着這伙人不佳的境遇。

登船之際，今天第一陣大雨襲來，碼頭上一片詫異的眼光，一定在奇怪我們這班人的反常行徑，不過雨很快就過去，直駛抵鯉魚門，才變爲名符其實的滂沱大雨，船旁帆布緊封，惡劣的天氣暫時隔在外邊，只是死氣沉沉的瀰漫全輪，叫人難以抵擋，從縫隙外望，山色迷離。我們的目標爲果洲，看情形不易達成了。

一小時後船近果洲，那座堅岩構成的小島，從雨中冒升，像隔了一層紗布，我曾數遊其間，但如此可怕的天氣中到來，却是初試試未登而暗自吃驚，幸而船家堅持取消該島之行，於是改駛白臘，此後大海茫茫，島山漸隱，益發覺得危險孤單，我們在上層瞭望片刻，只好回到船艙，那裏人多，雜沓的感覺比較輕些，有好些人暈船，支持得住的也情緒低落，老實說，處身這麼惡劣的環境，有誰還保得住探幽窺勝的心情呢！不怨天尤人，大罵當事人的不是已算客氣的了。

不久船長又來告訴我們新的情況，通常每當星期天，東海一帶應該舟楫來往，遊艇穿梭

不斷，但這時却船隻杳然，我們孑然一身。極目四望，但見大雨如注，海水有若一張無限寬展的，起伏着的花毯，雨下在海上的聲響和市區不同，像千萬條蛇吐着絲絲，絲絲的怪調，有時偶然露出個淡薄的島影，好教人亂猜一通，總之整個情景非常黯淡淒涼，叫人心境不暢，我們彷彿被拋棄在一塊陌生的，不屬於自己的空間。

船長說，因爲落了單，即使小故障，其結果也會非常嚴重，提議再改駛清水灣，其實又管甚麼用，事到如今，難道行友們還有絲毫遊山玩水的情趣嗎？隊方決定得好，回頭！當時却沒想到，海上雨霧迷茫，目標全失，要絕對無礙的駛離現場也不容易呢！比如說，亂撞出了大海又如何？

船家睜眼俯身，全神貫注，有如捕鯨人在準備拋出他的一鏢。忽然若有所覺似的將舵扭過來，一個小島冉冉掠過左舷，我認出乃平面洲，它出現在左方，船理當仍向北行，但船家堅持已是回頭，一座大島又告出現，峭壁巖巖，無數的瀑布織成一個巨網，白色和黃色混在一起夾纏不清。這島從右舷移來，「是滙西洲吧！」我愈來愈糊塗，後來這島彷彿轉了一匝，一點也不像剛才的樣子了，實際上則仍在右舷向後移，漸遠漸朦，終告不見。

雨更瘋狂傾倒着，接着雲縫間閃出電光，雷聲在海面上擴展開來，顯得異樣沉悶，海浪開始洶湧，這難道和雷吼有關？便在這危急當頭，船家看準方向南航，當清水灣半島投進視線，內心爲之略告安定。

佛堂門。這多麼慈善的名稱，這濟世爲懷

的門檻，貼切地像普渡我們這班苦海歸來的生靈，然而還沒接近該門，就感受到第一道的凶波，一座小山般的浪濤從左前方湧來，帶着白靦靦的水花，轟然打擊船身，正在顯示主宰者無比的威力，它不但將我轉危爲安的感覺一掃而光，簡直使我從心底發悸，覺得海底下無限的深，無限的不可測，小小的生命完全落在這神秘莫測的掌握之中，船劇烈的振蕩，跟踉蹣蹣衝向狹窄的水道，船窗外一連串的大浪，就在和船頭平行的地方奔過，船被猛然抬高，猛然砸下，蓬然發生巨響，危險的警號扣人心絃，偶然回頭看山的一邊，只見無數水柱在向岩壁上爬，好像千萬隻逃命的野獸。

大多數人被唬得呆若木雞，船面濺開無數堆嘔吐的穢跡，人到此時，一切只好聽天由命，有些人語可以從浪濤喧鬧的間歇中聽得出來，那是在互相安慰以圖疏痺緊張的神經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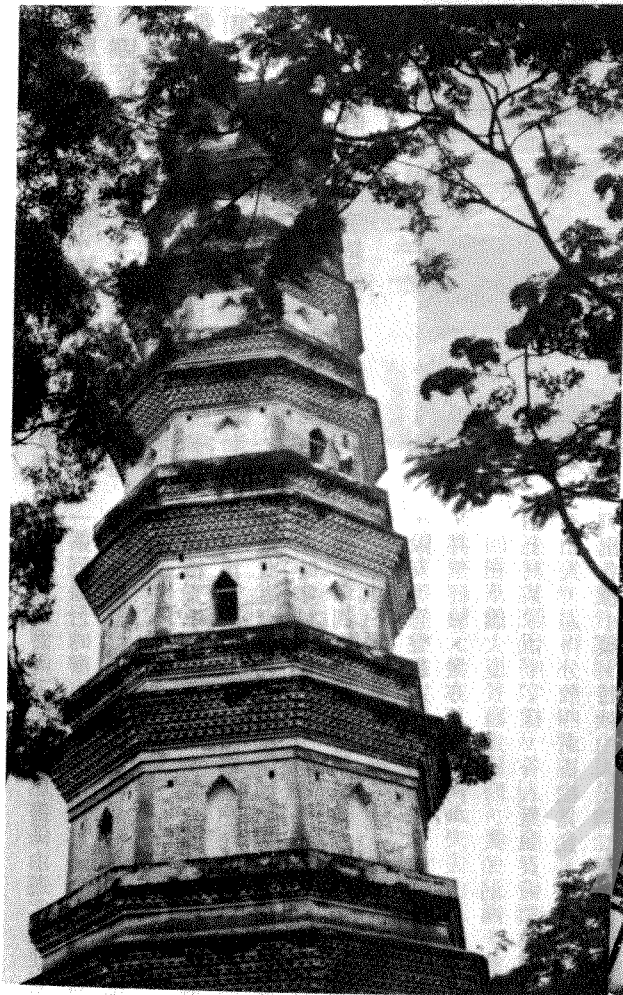
「當心！」有人高呼一聲，一個特大的巨浪迎頭猛襲，船首驟然向天，有個石油氣鼓嘩啦啦由船頭滾到船尾，砸倒兩條長桅，嚇得人東倒西斜，就在這恐慌混亂趨於極點的一煞那，佛堂門急流勇退，來無踪，去無跡，也許真個佛祖有靈，我們由此逃出生天。

古籍上對這地方有許多記載，其中最爲神奇的莫如來龍島天后廟的由來，宋代林氏兄弟行船遇險，其地或近佛堂門，船沉緊抱林氏大姑像浮至該島，遂建廟傳流至今，千百年後，我們在這兇險的水道遇上同樣的大風浪，若換作古人木船一條，其境遇不也和林氏兄弟同樣淒慘嗎？我沉入深思，彷彿體會得到這裏真有甚麼怪力亂神，一再重演着歷來的把戲。

惠州—博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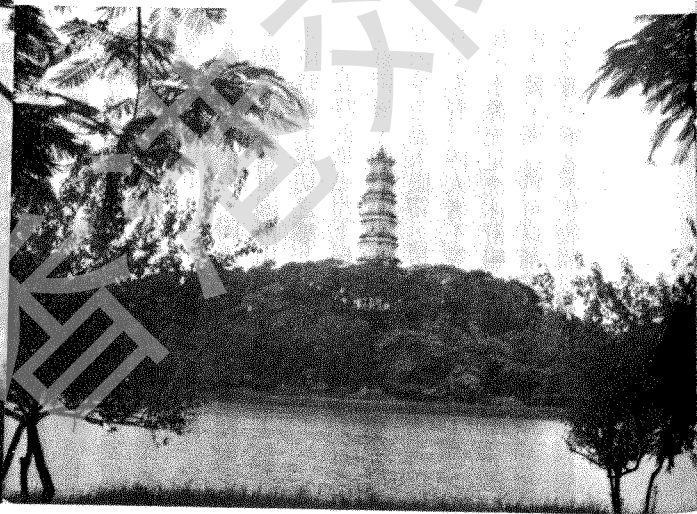
—羅浮山四日遊

周振威



泗洲塔

泗洲塔，舊為唐朝泗洲大聖僧築，北宋紹聖元年（公元1094年）蘇東坡謫居惠州時名為「大聖塔」。明嘉靖四十三年塔毀壞後改築亭，至萬曆四十六年（公元1618年）復建為塔。西湖八景之「雁塔斜暉」即指此。



佛堂門的追擊攔阻既然無濟於事，尾隨而來的波浪，只算得上追騎揚起的一片煙塵而已，令人覺得不可思議的是，雨伯雷公，也趁機會歛跡消聲，海面驟然的寧靜，反而顯得有些詭秘怕人。左方情況空洞飄渺，右邊堅靠着一列山，峻峭蒼涼，幾道飛瀑，縱貫其間，完全不像此一航程常見的形狀。其實不過為佛頭洲，惡夢方醒，神魂未定，胡里胡塗又有何異？爲了縮短航程，決定改泊觀塘碼頭，實在是多此一舉，這也不過是受驚後的逃避心理，鯉魚門一帶稍有風浪，已經毫不足道，然而只看那滿海濁流，就足以反映剛才的雨勢之大了。

早上十時出發，十二時餘便已歸程，這麼的遊程，交了錢的隊友無論如何是不滿意的，儘管隊方已發回部份票款，又講過一番道理，但從嘔得面青唇白的行友們那種木無表情的面孔後邊，仍可聞出不滿的味道。

在我方面，得失的看法則略有不同，風雲激蕩的經歷固然驚險重重，但既轉危爲安，那麼能得在大風浪中近觀果洲，看那孤島如何奮戰圖存，在雷雨交加中孤航東海，飽嘗茫茫無依的況味，還有佛堂門的巨浪搏舟，驚恐刺激兼而有之，何況這些都發生於六·一八這災難性的一天，不是更有值得回味嗎？

踏進官塘區，明顯感到那裏亂成一團，雨水沿街流淌，把路人驅趕到騎樓底邊，商店首當其衝，有的半開着門，伙計們正在努力清除積水，我們勉強找間酒家用過中飯，在艱苦的爭鬥中總算擠上一輛小巴，經過坪石村，發覺另一行車線依然被淹，怪不得乘車如許困難，



泥水滾流着像條小河，從欄杆上纏繞着的垃圾雜物，可以看出水位曾達兩尺高。我們在雨勢最濃時衝過佛堂門，這裏的人則驚覺他們的街道變成澤國。車中人語，始知秀茂坪災禍嚴重，聽說活埋多人，此事要到晚上方能有個認識，螢光幕上一條人腿從泥中伸出，是慘劇的序幕，又是最突出的鏡頭，廢物如山，無數的人忙着勺水發掘，其中據說關係着上百生命。半山區旭和道連環坍塌的事件從最後新聞

中傳出來，那已經帶着恐慌的語調了，幾幢巍然的大廈也受了災，高高在上者也免不了被災，難的魔掌揪倒地下，可見本港受災的程度之深，我們身履險境，無恙歸來，可怕消息接踵而至，不覺心情激動，有若身受，睡意難成，仲夜未聞雨聲，頗見寂然有異，災魔或在悄然掩至，或就此飄然引離，未可料也，我因日間久受顛簸，心志起伏難平，耳畔偶聞狂濤奔激，揮之不去，此則爲幻象矣。

最近報章刊登不乏旅外團體有此遊程，時間既短價格又相宜，不失為短期旅遊之佳選，筆者不履國門。

最近報章刊登不乏旅外團體有此遊程，時間既短價格又相宜，不失為短期旅行之佳選，筆者不履國門已逾三十載，亟欲藉此時機一償回國觀光之願。

旅外團體收費自二百六十元至三百元不等

工會收二一五元，端視其供應條件而定，筆者於六月間參加某旅行隊，初以為物有所值，詎知一切較諸工會所辦之二一五元者尤有遜色，後據惠州中旅社經理謂，私人團體直接前來每人費用不會超過二百元云云。

第一日晨七時許在紅磡車站集合，八時十五分開車，九時卅分左右即達羅湖，全隊依次通過羅湖橋進入深圳海關區域接受檢查行李，凡有收音機、照相機、手錶等者一律皆須登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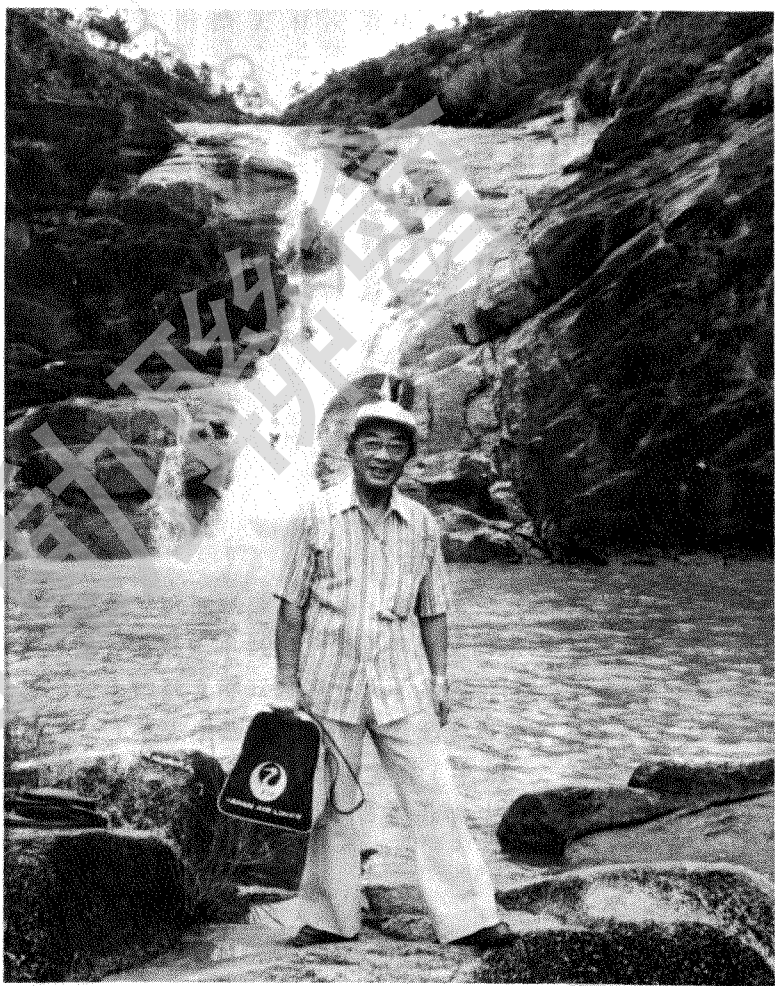
在回鄉介紹書內，回鄉介紹書係由遊客在經過一系列櫃台的辦事人代寫，代寫時并詢問有否帶香港紙幣返入大陸不知何意，遊客可免帶港紙則免之，免之多生枝節。

檢查手續尚稱簡化，隊友等通過深圳海關後齊集華僑大廈門前候車赴惠州，原講定十時許應有專車由惠州駛抵深圳接載，誰知一等幾二小時才見有車到來，隨車服務員鄺同志笑容可鞠，車到後司機要進午餐方能開行，領隊宣佈各人須在華僑大廈自費午餐，方始前赴惠州，隊友等怨聲載道，但因領隊亦首次倡遊惠州，并無經驗，眾亦莫奈之何。

在華僑大廈餐廳進膳時，人頭洶湧，有數枱上寫某隊留座字樣，各人無腦責備領隊安排不如人，逼得分散四處搭枱覓食，牆邊黑板上列出各樣小菜，每款由人民幣二元至二元半，湯一元至二元半，先由寫菜單人員前來寫單，單係二聯根，然後持聯根至柜面結賬，少頃有捧菜員將菜送來，對過另一聯根無訛後將菜留下，飯則由自己去飯籬裝盛，各人填滿肚皮後呼嘯一聲隨即登車向惠州進發，時約午後一時半，車行約三小時，因道路不平旅遊車顛簸不已，但沿途飽覽祖國河山，尤其經過浩大的深圳水庫時頗生親切之感。

五時前抵惠州下榻湖濱之西湖中旅社，樓高祇兩層，面對西湖每房皆有陽台，憑台四眺湖內景色盡入眼帘，房間大小不一，有容二人者，亦有三四人者不等，每張單人床上懸有蚊帳，水源充足洗沐舒暢。晚膳五時開，當晚只供一餐，滿以為可以補償午餐之損失，誰知菜微飯薄，筆者不禁詢問服務員始知每人每餐費

本文作者攝於七疊潭前



不過一元五角而已，與領隊當初對隊友言每人每日伙食為十三元之數，有雲泥之別。隊友噴有怨言謂諸領隊支吾其辭，不知所答。

飯後自由活動三兩成羣，遍遊湖內各名勝如九曲橋百花洲、芳華洲、泗洲塔、朝云墓等亦見有人泛舟湖內或攀登塔頂，當晚係陰曆十四夜，惜因天雨，月兒畏羞祇在雲縫中偶一露臉而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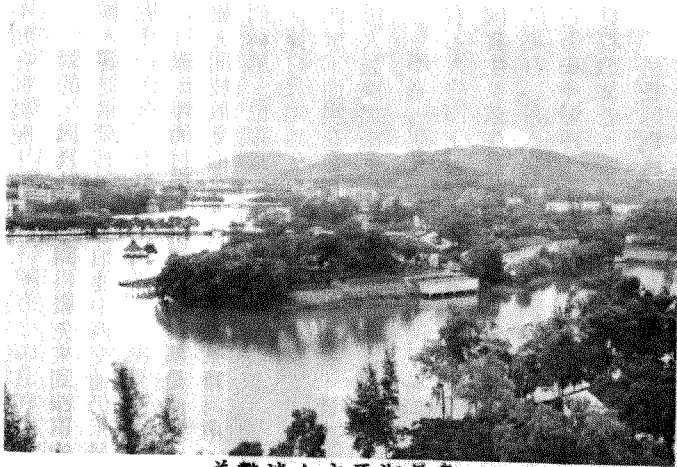
次日七時半早餐，餐價每位一元，有腐皮白粥一大盆每人可分兩碗，肉飽一只，油條一小寸，其長度只及港製一半及一小碟排骨或肉餅，足以裹腹。

隊友鍾小姐今晨醒來發覺被人偷去行囊及港幣一百元，財物盡失幸而証件等交由另一同室隊友保管，得以倖存，否則不堪設想。原來鍾小姐之房間係樓下單邊，曾在黑夜見有人在湖中游泳，可能係誤入旅社。管理人接得報告後傳詢備案，以致稽延開車時間至九時始開車，博羅沿途忽晴忽雨，經過兩小時的顛簸行車中午前抵達博羅，隨在一賓館進午餐，餐價每位二元，菜式較昨略豐，飯後在博羅街市巡禮後即登車直向羅浮山進發，半小時後抵羅浮山麓，羅浮山係廣東四大名山之一，氣勢雄偉，橫跨三個縣境，服務同志領導遊覽各名勝重點如沖虛觀煉丹爐洗藥池，東坡留仙橋等為隊友們一一闡述，因天雨路滑，山徑難行，故上行至一線天洞口時即停止前進，對高處勝景唯有翹首仰望心嚮往之而已。

興猶未闌，服務同志催促登車回程，因西湖中旅社晚膳時間為五時，務須及時趕回，昨晚因飯菜不足乃隔夜預添鹽焗雞一只，梅菜扣

肉一碟，每人另料二元五角，當晚宵夜燉穿山甲每盅五元吃否隨意，惟亦須隔晚預定，女隊友多不與宵夜。

國內仍沿用標準時鐘，故飯後有充份時間在惠州市內及西湖四週景色遊覽，當晚係陰曆十五，理應月圓之夜湖光月影更覺迷人，奈何



美艷迷人之西湖景色

又因雨而嬌娥避不見面令人惆悵，臨睡時懷於鍾小姐昨夜被竊之事乃將已登記之物品及証件盡置帳內以策安全。

第三日早餐過後，登車出發赴湯泉，服務同志領導上山觀瀑水流下，衝經七疊而抵於潭故名七疊潭，潭水清涼可泳，沿瀑布旁行，風

景幽美，在潭畔仰觀氣勢尤壯，隊友紛紛拍照留念，亦有嬉泳潭中者。中午在湯泉飯店午餐，小憩時，服務同志領至湯泉浴室內浸浴，據云該泉水溫高達75℃，有來自香港之病者在飯店長期居留療養手部或足部。飯店內有浴室三四十間，每間浴缸有西式者，亦有以倚牆築成小型浴池者，具冷熱水喉各一方便調節適體溫度，服務同志警告謂，水溫不宜過高，浸泡時間不可超過廿分鐘，慎防暈暈，不可不知。熱水硫磺味甚濃，浸泡後渾身舒適，在此浸浴一次取費六角。

五時趕返惠州中旅社餐廳，進食旅程中最後一次晚餐，隔夜預定加添白切雞一只、魚一條，每人料二元七角半，飯後隊友或入市區購買土產或環湖邊觀景色，各適其式，連日天雨，雖然陰曆十六之夜月影全無，令人掃興。一宿無話，次日早餐後整裝待發，中旅社經理前來詢問此行印象及有何意見可資改善，並送回隊友鍾小姐日前失去之行囊，經檢查後發覺港幣一百元仍在，衣物則祇失去兩條牛仔褲，尚算不幸中之大幸，亦感謝當地有關人士之辦事能幹。最後筆者與隊友鍾君代表質詢何以每日收十三元伙食費而只供四元膳食（早餐一元，午晚餐各一元半），經深入探討原來全程每人全部伙食共為十三元，而非每日之謂，而領隊對隊友所云乃係誤會或有意曲解而致錯誤引導，使人直覺的以為一抵一玩，於是眾乃釋然。經理又云下次重來可直接與其商洽，費用每人亦不致超過二百港元云云，証諸工會所辦同等遊程亦只收二百一十五元，可見，其言不妄。錄此以供今後住遊者參考焉。